

4

# 济阳故事

## 战河涯

一九四五年,日本投降,抗战胜利结束。以蒋家王朝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妄想侵占抗战胜利果实,置全国人民强烈反对而不顾,悍然挑起了内战,三年解放战争从此拉开了帷幕。曲堤街道安家村积极配合人民解放军打击国民党反动派。

一九四七年,安家村解放,但黄河以南的章丘、历城一带还属国统区,尚未解放,盘踞在那里的国民党军王耀武部三十六师一〇六、一〇七团,经常窜过黄河,来解放区骚扰。为捍卫胜利果实,根据上级指示,以安家村为主成立了民兵联防大队,联防大队涉及张辛、龙王庙、铁匠、水平王、李韶台、小刘家各村,安志九任联防大队指导员,张辛村的张连孝任联防大队长,李慎德、安光太等分别任连长、排长。



民兵联防大队与反动武装隔河对峙

联防大队自一九四七年秋到一九四八年春,组织各村民兵在黄河滩地驻扎,与对岸的一〇六团及反动地方武装隔河对峙,解放军的主力部队则驻扎在商河一带待命,时刻为解放省会济南准备着。

根据上级指示,为了迷惑河对岸之敌,联防大队启用部队番号称“济东部队”,意为济阳以东的部队,县大队则称“快速纵队”,旨在哪里出现敌情,便可快速接应。安家的联防队员驻扎在铁匠村正南,自大堤以下,挖掘一条深宽各一米多的纵向交通沟至黄河边。与之相连的是横向交通沟,深宽各一米多,人在交通沟里站岗巡逻,对岸的敌人见不到人,不知虚实,也不敢轻举妄动。

到了冬天,大雪过后,河水冻成冰。为防止敌人踏冰过来偷袭,联防队员们便日夜不停地在交通沟内站岗巡逻。深冬极冷,队员们那时没大衣,只好披着被子日夜守候。有的手脚都冻僵了,肿的老粗,但谁也不叫一声苦,喊一声累。因为是冬天,河水不大,河床不宽,交通沟又挖在河边上(现在的生产堤就是当年的交通沟所在),两岸距离不远,彼此高声叫喊都能听得清楚。对岸敌人了解到李慎德是带队的领导后,便整天叫着李慎德的小名骂。一次夜间,李慎德被骂的

子,踏着冰,试探着向前走了几步。李慎德借着雪的反光,见有一个人影出来了,使用步枪瞄准后,一勾扳机,只听那人哎哟一声,便连滚带爬地逃了回去。据说那次李慎德果击中了对岸敌人,从那以后,对岸的敌人再也不敢指名道姓地骂李慎德了。对岸敌人始终摸不清联防队的虚实,一直僵持着。

这样,联防队坚持到了春节。黄河解了冻,而济南之敌为固守济南,全部收缩到济南周围,一〇六团也撤走了。一九四八年九月,济南战役打响,数日后,人民解放军攻克济南,南岸国民党部队全线溃散,曲堤沿黄一带的联防队相继撤离,接受了新的任务。那时联防队全部驻扎在河边上,所以称之为“战河涯”。现在“战河涯”的联防队员还有不少人健在,提起当年之事,还都记忆犹新,为自己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做出的贡献感到自豪和骄傲。

(来源:《松月沧桑》《济水之阳·黄河故事》)

## 袁世凯派兵乘船沿黄河来袭 义和团刀劈清军管带查荣绥

1900年京、津失陷后,义和团幸存势力向南发展。9月,惠民县义和团大师兄孙允荣与济阳县孙九龙、陈云岭等召集济阳、惠民、商河、齐东、章丘、邹平等县的团民近千入,聚集在位于济阳县城东北25公里处三教村以东玉皇庙内,练兵习武。孙允荣被推选为大元帅,孙九龙为二元帅兼大先锋官。为惩治洋教恶霸,筹措粮饷,9月21日,左路副元帅陈云岭率百余团民,没收了官道陈村教徒陈玉恒的财产,赶走了外国传教士。相继又对周围范家、安家、鲁寨、辛店等村教徒、富户的粮食财物进行了没收。陈玉恒的两个儿子陈云楼、陈云阁连夜跑到济阳县衙,状告义和团。如县沈逢龙立即向巡抚袁

责看守城东门,得知官兵要去“进剿”玉皇庙义和团,便不顾生命危险,连夜向袁世凯和团首领孙允荣密报。孙允荣立即与孙九龙等商定丁伏击官兵的对策。

24日凌晨,查荣绥率领官兵从县城乘船沿黄河顺流而下,先后分两批从近靠黄河岸的龙王庙村和张辛村下船上岸,企图悄悄进抵玉皇庙,袭击消灭义和团。不料义和团早有防备。上午7时,官兵分三路包抄到距离玉皇庙百余米的地方,尚无动静,查荣绥命令放枪三排,却仍不见义和团的踪影。

骑在马上指挥的查荣绥正惊诧犹豫,忽然响起义和团的冲锋信号,三路团民手持大刀长矛,高喊“刀枪不入”,从不同方向冲杀而出。顿时人流如潮,杀声震天,立时有十几名官兵被刺杀而死。清军没想到会出现这种阵势,刚开战就乱了阵脚。惊慌中的查荣绥策马逃奔,孙允荣见状砍刀直追。查荣绥逃到距离玉皇庙三里华的霍傅村旁,在一片豆地里,被豆秧绊住了马腿,一时进退两难。快步追赶到的孙允荣趁机上前一刀砍断马腿,查荣绥从马上摔下来,孙允荣顺势施展武功,连砍数刀,使这位清军管带还未来得及施展指挥本领,便当场毙命。过去受尽官府剥削压迫、贫苦农民出身的王生才、魏聚子、赵四仔三个团民一拥而上,朝查荣绥的脑袋加砍数刀,查荣绥脑浆四溢,头颅又被砍下。众官兵见主帅未战先被杀,便四处逃命,溃不成军。义和团乘胜追击,又杀死清军三四十人。残兵败将退回济南。

玉皇庙义和团之战的胜利,当地老百姓很受鼓舞,奔走相告。当时有人编成歌谣在鲁北民间流传开来,“光绪二十六年半,济阳出了大刀片。红灯照,义和团,杀洋鬼子不费钱。惊天动地巡抚逃,派来送命官,天设绊马索,管带一命完”。同时,玉皇庙义和团大败清军,刀劈管带查荣绥,对清政府统治带来极大震动。济阳知县沈逢龙吓得魂飞魄散,先下令紧闭县城门,再向袁世凯告急。袁世凯听后大怒,派重兵再行镇压,孙允荣、孙九龙等团民首领被捕,在济南惨遭杀害。

(来源:《千年圣迹》《济水之阳·黄河故事》)



义和团聚集(刘振忠绘)



义和团英勇反击清军(刘振忠绘)

### 第六章 任途坎坷曙光 命运多变受猜忌

杨坚在右小宗伯的职位上一干就是八年。担任右小宗伯就是负责皇帝的宿卫,工作虽然枯燥,无聊,却是升迁的捷径,和他一起进宫的同事,有好几个已平步青云,成了封疆大吏,而杨坚却还是在原地踏步,这让他非常苦闷,但在没有被宇文护害死。他不是宇文护的人,这个结果也是意料之中的事。他知道,他之所以没被害死,是他这些年韬光养晦、低调行事的结果,是他强大的家庭背景,还有侯伏侯寿将军等好朋友全力帮助的结果。他知道只要宇文护还活着,他继续掌权,他就不会有好的前程和未来。但他也相信,总有一天有放晴的时候。

#### 外戚刺史

宇文护的谋士对他建议道:“普六茹忠是朝元老,故吏满朝,为国家立过不少功勋,属于武川镇故人,说到底是我们关陇方面的人,公若要巩固政权还得依靠这部分人。大人应该搞好与他的关系。”

宇文护似乎转过弯了。于是做了八年的小宗伯杨坚被任命为随州刺史,进位为大将军。杨坚终于摆脱了京城令人窒息的环境,得以呼吸外面自由的空气,自己在仕途上也向前迈了一大步。

杨坚虽是沉稳老练内心也可是心花怒放。他跨躇满志地来到随州。随州地处汉水之滨,二黄长江和淮河的交汇地带。南部是山峦起伏的大洪山,北部是高昂的桐柏山,中间地带河流密布,地势平缓,是中原之枢,江汉之塞。常年草木葱茏,修竹茂林遍地,河汉沟渠纵横。太白修炼和神农出生

都在此,可谓鱼米之乡,人杰地灵之地。随州属襄州府管辖,按照惯例,杨坚应先向襄州总管府报到,拜谒襄州总管。当时的襄州总管是宇文直。

这宇文直家世显赫,他是周武帝的亲弟弟,又是天官大宰宰宇文护的亲侄。由于背景硬挺,使得他眼高于顶,目空一切,一般人入不了他的法眼。从长安到随州正好路过襄州,杨坚便去拜访了宇文直。杨坚递上名刺,宇文直硬是让他等了一个时辰。杨坚拜见他时,他连屁股都不抬一下,只是敷衍回了几句,叮嘱杨坚要好好效忠朝廷,体恤百姓,然后就是端茶送客。把身为大将军、大兴郡公、随州刺史的杨坚气得七窍生烟;奔波了上千里路来拜谒连口水都没喝上。出了门,随从李圆通就开腔骂骂咧咧,杨坚也不理他,只想快点离开此地。

来到随州,杨坚马上开始工作。只有好好工作,对得起朝廷和百姓才是正经。他开始找衙门的人谈心,了解情况,制定制度,整肃纪律,查看账簿掌握财政状况和百姓的收入情况。然后,骑上马带上李圆通等几个随从到郡、县、乡野调查。通过走访,了解到制约当地百姓生活的问题主要是:水患,特别是每到夏季山洪暴发,冲毁房舍、农田,有些年份庄稼颗粒无收;匪患,特别是南北山区,百姓经常受到狼、熊、豹等野兽的侵袭,每年都发生不少野兽伤人事件;赋税繁重,连年战乱,加上各级官吏层层盘剥,百姓民不聊生。杨坚决心为随州的百姓做点实实在在的实事,改变这种状况。

#### 喜与鹿兕



### 暗夜惊昙

#### ——告诉您一个不一样的大隋王朝

◎杜吉民

形成了治理邠州的方案。他对长史和其他属僚说:“我杨坚要用三年的时间治理好随州,让随州百姓食有米,寒有衣。各位同仁要和我齐心协力,同甘共苦,到时我绝不会亏待大家,否则到怪我翻脸无情!”

正当他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,却接到诏书,朝廷要征召他人京。没什么原因,事先也没什么征兆。这个诏令如一盆冷水把杨坚浇了个透心凉。

朝廷诏令下天于。杨坚把工作交接完毕,收拾妥当,踏上了回京的路。到了襄州,杨坚先向总管辞行,从总管府出来天色已晚,就住进了驿站。刚住进驿站,下,准备就餐,随从进来禀告说有朋友要求晋见。杨坚心想我在襄邑没什么朋友啊,刚想到这儿,门外一个人已闯了进来,一看,原来是总管长史、驛骑将军鹿兕,两人相见都非常高兴。

“将军,您怎么会到这里?”

“回去总管府辞行,正逢总管派我到下边州里办事,回来才知道您要回京。我看天色已晚,估计您不会走远,就过来看看,给您送行。”

“有什么不放心的,您这么火急火燎的跑来,你看这身汗!”

“我知道您平时不太理会俗务,给您弄了些土

## 西安事变爆发的前因后果(上)

整理:孙厚德

介石之听,蒋介石厉声答复晏道刚:“依你的说法,然则‘共匪’不剿了吗?此刻把东北军调到察绥,再调哪个军队来联防呢?国家养了许多军队不能替国家‘剿匪’,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?你为什么不说服张学良,反替他说说话?”参谋长晏道刚说:“这不是帮他说话,而是报告真实情况,以求适当的措置。”蒋介石仍然顽固地要“剿共”,对于参谋长晏道刚的建议毫不加以考虑。

蒋介石到达临潼后,分别召见了东北军的高级将领,所问的皆是:“你父母在否?兄弟和儿女几人?你现在看些什么书?有什么心得?家中生活怎样?”并说些鼓励“剿共”之类的话。他何曾知道这些东北军将领对于这样的话却毫不感兴趣。

张学良和杨虎城召集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军官,在西安请蒋介石训话。张学良和杨虎城已先商定,所召集的人中,不能有过于激动的人,或者社会关系复杂的人,会场上发言的人不准对“委员长”有何不敬的地方,因此会场上说话的人并不多,想说话的人也不敢说了。

蒋介石在他的训话中说:“我们眼前的敌人是共产党,日本人离我们很远,我们讨伐要先后远近,如果远近不分,或者是先远后近,那便是先后倒置,一定失败,便不是革命。无论如何,我们此时必须讨伐共产党,如果反对这个命令,中央不能不给予处置。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:一条就是到陕北剿匪,中央军作你们的援军,一条是调往闽、皖地方,听中央调遣,你们不要自误。”

蒋介石的训话,言下之意就是:你们再要联共抗日,不听命令,“中央”便要处置你们了。也就是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要求。而张学良、杨虎城二人于无可奈何仍一再地向蒋介石进行哭求,痛哭流涕地哀求其停止“剿共”,一致抗日。蒋介石毫无所动,反而大声呵斥道:“你们拿手枪把我打死,我也不能改变我的剿共政策!”张学良哭道:“委员长真的不能听我们的忠告吗?”蒋介石毫不理会,拔脚便走。

12月9日,西安的学生集体游行请愿,要求抗日。学生们先到“西北总部”。门卫告诉参谋长晏道刚,晏道刚即以电话和张学良副总司令商议,张学良回答说:“你不必管,我来对他们说。”游行队伍仍由“总部”沿西安向临潼道路前进。张学良单人匹马赶到十里铺,向学生们说:“你们不要去招惹委员长,我是副总司令,可以代表蒋委员长考虑你们的要求。你们有什么都可以向我提,我会替你们转达。”学生们听了这一番话也就回来了。张学良这样的做法,总算是得对得起蒋介石了;然而蒋介石却偏偏不是这么想,他疑心这是张学良、杨虎城二人为了贯彻他们的主张而搞的一套穿插,张学良向蒋介石报告学生游行请愿情况时,他反而责骂了张学良说:“你毫不懂得拥护领袖的方法!领袖是你们父母,有人侮辱你们的父母,就应该奋起和他拼命,你何以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说话呢?”他这一番话,使张学良苦笑不得,最后,张学良仍然叫黎天才等去向蒋介石恳切要求,停止“剿共”,联合抗日,结果又遭到蒋介石的一顿痛骂,并怀疑是黎天才等接近共产党。

到12月11日,张学良对蒋介石的“谏诤”可说是技穷力竭了。而蒋介石这时已召集了“中央”各高级将领秘密布置大举“剿共”的一切措施。调兵遣将,急如星火。

张学良见此情形已无扭转之可能,内心至为痛苦,乃于11日决心用“兵谏”的方法,孤注一掷,于是急作“兵谏”的部署。

12月12日早晨二时许,西安城内忽有枪声,时疏时密。参谋长晏道刚住在西安城内通济南路,以电话询问办公厅第二科科长江雄风,江雄风说不知情况,约半小时江雄风来电话告诉参谋长晏道刚说:“杨虎城的队伍有一部兵变,正在抢银行。”这时枪声愈加紧急。晏道刚即以电话找张学良,张学良公馆答云,张学良不在家。参谋长晏道刚怀疑杨虎城部兵变,张学良或避开了。通过电话又问临潼,接线人说线路不通。晏道刚即以电话找杨虎城,却是张学良声音接电话。张学良对晏道刚说:“我是张学良,外面发生枪响,我不明原因,我也不自由,委员长在此地,你不要动,也不要管。”再问,则电话挂了。张学良这番话乃是散布疑阵,好像是杨虎城部兵变,他与蒋介石均被杨虎城所俘虏,他也不自由也管。

但参谋长晏道刚仔细思虑,张学良既不自由,何以能代杨虎城接电话呢?判断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二人同谋反对蒋介石,大难将至。参谋长晏道刚的住宅处驻有东北军一排担任警卫,这排兵兵尚不知情,正在布置警戒,保护住宅周围。晏道刚的参谋们和秘书人员再三劝晏道刚暂避他处,以免危险。但晏道刚亟欲面见张学良,以谋善后之解决。到了上午七时许,张学良派一副官,并带一卫兵乘汽车到达晏道刚的门前,传达张学良意志,接晏道刚到张学良的公馆。到了张学良公馆,见到缪澂流师长,缪即出示油印纸一张,上面写明“兵谏”八项主张。

缪澂流师长对参谋长晏道刚说:“中央”对东北军太不公平。你看胡宗南军队是双人双袖,我们则是粮响不够,兵也不补,到处流浪,还要我们打内战。蒋委员长看着张学良副总司令便骂。我们今天是“兵谏”,要委员长联共抗日。参谋长晏道刚回答说:“你们的处境我很同情,你们这八项主张我也赞成,但我觉得这样做还欠研究,如果因此引起国家大乱,自相残杀。对消灭抗战力量,岂不是让侵略者坐收渔人之利吗?”缪澂流师长说:“依你怎么办?”参谋长晏道刚回答说:“我见了张学良副总司令再说。”缪澂流即派车送参谋长晏道刚到西京招待所。(待续)

作者系区退休老干部

特产和路上用的东西,回京也用得着的。”

说着,叫人赶来了一辆马车,吩咐马夫道:“你就跟着大将军回京。”

“哎呀,太感谢虎将军了,光顾说话了,快进屋坐。”

吩咐驿丞另置酒席,边喝边聊,从随州聊到朝廷,从国家聊到个人。

“回京后,大将军恐怕要升官了!”

听到这里,杨坚有些伤心:

“前程未卜啊,只能听天由命了,看大家宰的安排吧。”

“杨公您相貌非常,非常人也,小弟对图谶之事略知一二,从我看到您的第一眼起,我就看出您是大富大贵之相,我活了几十年,也可以说阅人无数,还没见过如此贵相。有些人在看起来风光无限,但从面相上看,没有根基,没有后劲,像极了强弩之末。只是您登大宝时不要忘了小弟啊。”

杨坚连忙要捂鹿兕的嘴,笑道:

“不要说这种话,要防隔墙有耳!”

话音刚落,院里的一只雄鸡引吭鸣叫,杨坚让鹿兕射这只公鸡,笑着说道:

“射中我有赏,到了富贵的日子,你持箭见我以做验证。”

于是,鹿兕搭弓箭,一发而中,杨坚抚掌大笑,道:

“这真乃天意,鹿公能感应天理,微醺还能射中雄鸡,真是好兆头!”

说着亲自斟满酒杯,与鹿兕一饮而尽。喝完,把两个漂亮的婢女送给鹿兕。两人甚是高兴,相拥而立。

(待续九)